

Der 荒原狼 Steppenwolf

人类应为痛楚而自豪

——每种痛楚都是我们重要的回忆。

Hermann Hesse

〔德〕赫尔曼·黑塞

著

涂媛媛

译

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·黑塞里程碑之作
即便我是只迷途的动物，无法理解它周边的世界，
但我愚蠢的生活仍然具有意义。

CB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ermann Hesse

〔德〕赫尔曼·黑塞

著

涂媛媛

译

Der 荒原狼
Steppenwolf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原狼 / (德) 赫尔曼·黑塞 (Hermann Hesse) 著;
涂媛媛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5
书名原文: Der Steppenwolf
ISBN 978-7-5404-9104-8

I. ①荒… II. ①赫… ②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8349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外国文学·经典

HUANGYUAN LANG

荒原狼

作者: [德] 赫尔曼·黑塞

译者: 涂媛媛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策划编辑: 姚长杰

营销支持: 傅婷婷 刘斯文 周茜

版式设计: 梁秋晨

封面设计: 利锐

封面图片: 视觉中国

内文排版: 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59 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9104-8

定 价: 4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赫尔曼·黑塞（1877—1962）

Hermann Hesse

德国作家，诗人。

1877年7月2日出生于德国施瓦本地区一个叫卡尔夫的小城。1904年出版小说《彼得·卡门青》，一举成名。其后陆续创作了《在轮下》《德米安：彷徨少年时》《悉达多》《荒原狼》《玻璃球游戏》等多部作品，得到了包括托马斯·曼、保罗·柯艾略、亨利·米勒在内的诸多作家的赞誉。1946年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黑塞的作品深具人文关怀，着重探讨人的精神成长与自我发现之路，让众多读者产生共鸣。

译者——涂媛媛

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，获文学博士学位。
现任华东理工大学德语系教师、华东理工大学德语
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。

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，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。

——赫尔曼·黑塞

荒原狼的这一眼看穿了我们整个时代，
看穿了我们所有的碌碌无为，
所有的钻营牟利，
所有的虚荣自负，
看穿了我们傲慢、浅薄的精神世界里一切肤浅的游戏。

出版者前言

Der Steppenwolf

此书包含那名男子留下的一本笔记。我们称他为“荒原狼”，他曾多次以此名号自称。姑且不论他的手稿是否需要一篇导读性的前言，但至少对我而言，觉得很有必要在荒原狼的手稿前增添些内容，以尝试着记录下我对他的回忆。我对他知之甚少，尤其是对于他的过往经历和身世，至今我仍全然不知。但无论如何我得承认，他的人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，并且是让人心生好感的印象。

荒原狼是名年近 50 岁的男子。几年前的某天，他来到我姨妈家，想租一个配备家具的房间。他租下了顶层阁楼和旁边的小卧室。几天后，他带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大书箱搬了进来，在我们这儿住了 9 到 10 个月。他沉默寡言，独来独往。若不是我俩的卧室彼此相邻，加上我们偶然几次在楼梯间或走廊上相遇，很可能我俩

都没机会相识。因为这名男子很不好交际。迄今为止，我尚未见过如此不合群的人。他的确就像是一只他偶尔用来自称的荒原狼——一种来自另一个世界，陌生、野性又胆怯，甚至可以说是极为胆怯的生物。后来，通过他遗留下的手稿，我才得知：缘于天性和人生经历的影响，他过着多么孤独的生活，以及他又是如何有意识地将这种孤独视为自身的命运。在此之前，通过几次与他短暂的接触和交谈，我其实对他已有一定的了解。我发现，我从手稿中获取的对他的印象，与之前和他本人的几次交往中，他给我留下的那些较为模糊、零碎的印象基本吻合。

荒原狼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向我姨妈租房时，我恰好在场。他来时正值中午，碗盘都还摆放在餐桌上。去上班之前，我尚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。我始终无法忘记，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留下了多么奇怪、多么矛盾的印象。他拉了拉铃，接着从玻璃门走了进来。姨妈站在昏暗的前厅里，问他前来所为何事。而他，荒原狼，既没有即刻做出回答，也没有自报姓名，而是将他那线条分明、剃着短发的脑袋伸向上方，神经质地用鼻子四处闻了闻，说了句：“哦，这儿的味道真不错。”他微微笑了笑，我那善良的姨妈也回以一笑。我却觉得这问候语有点奇怪，对他心生了些许反感。

“哦，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我想看看您要出租的房间。”

当我们仨爬上楼梯去阁楼时，我才有机会更仔细地观察这名男子。他个头不高，可走起路来却像高个子般昂首阔步。他身着一件时髦、舒适的冬季大衣，打扮得相当体面，却也没有那么精致。胡须剃得干干净净，头发剪得很短，零星有些白发。刚开始，他走路的样子让我看着很不顺眼。他走起来步履艰难，迟疑不定。这既与他轮廓鲜明的外形不相称，又与他说话时的语调和性情不相符。后来我才发现并了解到，由于生病的缘故，他走路有些费力。他面带一丝奇特的微笑——这一表情当时也让我相当不舒服——打量着楼梯、墙壁、窗户，以及摆放在楼梯间的一些高旧橱柜。他似乎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满意，同时又觉得有点可笑。总而言之，这名男子让我觉得，他似乎来自一个我们比较陌生的海外国家。他觉得这儿的一切尽管都很不错，却又有点滑稽。我只能说，此人彬彬有礼，待人友善；对于屋子、房间、租金价格、早餐及其他一切，他都毫无异议，并很快欣然接受。但我觉得，他整个人充满了一种陌生、令人不快或带有敌意的气息。他租下了顶层阁楼连同旁边的卧室，询问了关于暖气、供水、食宿服务和住房规定等事项。他非常仔细和客气地倾听着，同意了所有开出的条件，并提出要立即预付房租。

然而在做这一切时，他显得颇为心不在焉，似乎觉得自己的举止有点古怪且不够严肃，好像租房子、与别人说德语对他来说是件不寻常又新鲜的事，与此同时，他的内心实际上正在思索着其他的事情。这就是我对他的最初印象。若不是某些细节将这种印象消除并修正过来的话，这真不会是什么好印象。从一开始，我就对这名男子的面容特别有好感。虽然显得有些陌生，但让我看着很顺眼。或许他的脸有些独特，略带伤感，但这是一张看起来头脑清醒、思想丰富、饱读诗书、充满智慧的脸。此外，让我对他消除敌意的原因还在于，虽然他那些彬彬有礼、和蔼可亲的举止似乎做得有些牵强，但丝毫不带半点傲慢——而正相反，这些举动带着些几近感人、类似于恳求的意味，这其中的原委我后来才得知。而正是这一点，让我当时立刻对他产生了几分好感。

还没来得及参观完两个房间并对一些细节进行商谈，我的午休时间就已结束，我得赶去上班。我起身告辞，留下他单独与姨妈待在一起。晚上回家后，姨妈告诉我，那个陌生人租下了房间，近日便会搬进来。但他有个请求：不要去警察局报备他的入住信息。因为警察局里那些烦琐的手续，譬如长时间排队等，对他这样一个虚弱的人来说有些难以承受。我还清晰地记得，自己当时对此事多么

生疑，并告诫姨妈，不能接受这个条件。在我看来，这名男子对警察的畏惧恰恰与他身上的不被信任感和陌生感吻合，不得不让人心生疑窦。我向姨妈解释，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所提出的这种有点奇怪的无理要求，她无论如何都不该接受，因为这或许会给她带来一些相当麻烦的后果。然而却得知，姨妈已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她已完全被这个陌生人给迷住了，因为她对每一个租客都非常慈爱、和善，像个姨妈，更像位母亲。这种情感以前也曾被有些租客充分利用过。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，我时不时地会对这个新租客吹毛求疵，但姨妈每次都热心地为他辩护。

他要逃避警察局登记这件事总让我有点耿耿于怀，所以我至少得知道，姨妈对这个陌生人的情况，他的出身和来此的目的了解多少。尽管那名男子在我中午走后只待了一小会儿，但对他的情况，姨妈已略知一二。那名男子告诉她，他打算在我们这座城市待几个月，到图书馆查阅资料，参观一下城内的古迹。他只想短租几个月，这原本并不合姨妈的心意。但他显然已经博得了姨妈的好感，虽然他的举止有点古怪。总而言之，房间已经租出去了，我的反对为时已晚。

“他为什么说，这儿闻起来不错？”我问道。

我那偶尔会神机妙算的姨妈说：“这点我很清楚。我们这儿干净有序，充满了和睦、正派生活的味道，这点让他很满意。他看起来似乎对这种生活已不大习惯，因而有点惦念这样的生活了。”

那好吧，我想，我没意见。“但是，”我说，“如果他不习惯有序正派的生活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他不爱干净，到处弄得脏兮兮，又或是每晚都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，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看看再说吧。”她哈哈一笑。我只好作罢。

实际上，我的担心有些多余。尽管这名租客所过的生活绝非有序、合理，但他并没有给我们增添任何麻烦或是带来任何损害。直至今日，我们都还非常想念他。然而在内心里，在灵魂深处，这名男子却给我们，姨妈和我两人，带来了不少的困扰和负累。坦白地说，我很长时间都未能摆脱他所带来的影响。我有时晚上会梦见他，感觉内心被他彻底搅乱而深感不安——仅仅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。尽管我已经喜欢上了他。

两天后，一名马车夫将这个名叫哈里·哈勒的陌生人的行李送了过来。其中有只皮箱非常精美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还

有一只低矮的大行李箱，看起来曾多次被带着去远游，它的周身贴满了许多不同国家的宾馆和转运公司的商号标签，且都已褪色泛黄。

之后，他本人也来了。我逐渐与这名举止古怪的男子熟悉了起来。起初，我没有主动去与他接触。尽管打第一眼见到哈勒开始，我就对他非常感兴趣，但在最初几个星期，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接近他或是与他攀谈。但是，我得承认，从一开始，我就在偷偷观察这名男子，甚至纯粹是出于好奇，偶尔会趁他不在的时候，进入他的房间四处打探一番。

关于荒原狼的外貌，我前面已做过一些描述。第一眼看见他，你会立刻觉得这是个举足轻重、不同寻常、才智不凡的人物。他的眉宇间充满智慧，极为温柔且机灵的神情显现此人的内心生活充满趣味且异常动荡、活跃和敏感。与他交谈时，他若能不再拘谨，克服陌生感，说出富有个性的独特话语（当然，这种情况不常出现），那我们这种人就只能立即甘拜下风。他比任何人都想得更多，思考问题时具有近乎冷静的客观性，深谋远虑、稳妥全面。这样的特点唯有那些真正的智者才具备，他们不爱慕虚荣，不肆意张扬，从不企图说服别人或自以为是。

我想起他住在这里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所讲过的一句话，但其实并不是从他的嘴，而是从他的眼神中流露的无声之言。当时有则通知说，某个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兼文化批评家，一位享誉欧洲的男子，将在学校大礼堂做个演讲。我成功地说服了原本毫无兴趣的荒原狼一起去听。我们一道前去，并排坐在礼堂里。当演讲者一踏上讲台开始致辞时，他那过分修饰的装束和自命不凡的姿态让有些听众大失所望，他们原以为他是位预言家。随后，他开始演讲，首先对着听众说了一番恭维的话，对有如此众多的人士到场表示感谢。此时，荒原狼飞快地瞥了我一眼。那眼神充满了对演讲者的这些话语和他整个人的批评，哦，这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又可怕的眼神，这里面所包含的深意估计都能写本书了！这眼神不仅仅批判了那个演讲者，而且以它那尽管温和却又逼人的讽刺将那个著名学者贬得一无是处。这还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。与其说这眼神充满讽刺，倒不如说充满悲哀，甚至是种深不可测、绝望至极的悲哀。一种寂静的，在一定程度上确定无疑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习惯和形式的绝望是这眼神所包含的内容。它不仅用其绝望般的神圣看穿了那名演讲者，还讽刺和终结了眼前的局面、听众的期待和情绪、预告里那个有些狂妄的演讲题目——不，荒原狼的这一眼看穿了我